

醉美高邮湖

□ 顾庆雯

初秋的清晨，迎着薄雾，我踏上了前往高邮湖的旅程。

高邮湖很大，广阔的湖面像海似的，看不到尽头。此刻的湖面被薄雾披上了一层面纱，烟波浩渺，水波不兴，偶有几艘三帆的渔船静静地漂过，如同点缀在水墨画中的几笔淡墨，整个湖景朦胧而富有诗意。

沿着堤坝走着，不久便看见了一艘载人的小艇。掌舵的是一个头发花白，年过半百的爷爷，他热情地招呼我上了艇。等薄雾稍稍散去后，才缓缓发动了小艇。这是一艘机油发动的快艇，小而陈旧，发动时突突的声响还夹杂着淡淡的机油味。

早晨的高邮湖没有多少游人，除了先前看到的几艘三帆渔船便是几只掠过湖面捕食的水鸟。它们的叫声清脆悦耳，为这幅静谧的画卷增添了一抹生机。船继续加速，靠近湖中才发觉湖边的风不过是“轻柔的抚摸”，溅起的水花拍进了我的脖颈，伴随着寒风透过了我的毛衣，寒气不住地刺着我的皮肤，引得我打了好几个冷噤。

相传，高邮湖原先是陈州府府城，包公曾在此放粮赈济灾民，为当地人提供过很多帮助。作为全国唯一以“邮”命名的城市——高邮，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23年在此筑高台、置邮亭，不仅如此，高邮还是帝尧故里、尧文化发祥地和江淮文明、邮文化的重要区域。这些丰富而悠久的传说与历史为这片水域增加了一抹神秘的色彩。

清晨的高邮湖宁静宜人，而当夕阳西下，它又展现出别样的风光与魅力。

夕阳下，湖边游人众多。他们或拿出手机、相机记录下这永恒的瞬间；或静坐在湖边，沉浸在舒缓的音乐声中。孩童们拿着气球追逐玩耍，有些调皮的孩子还捡起草地上的石头扔向湖中，惊起一滩鸥鹭。它们在空中盘旋，飞翔的身影在落日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富有意境。

“隋堤柳岸多少歌谣，唱不尽生活的富有……”听着悠扬悦耳的音乐，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找了一个靠树的位置。

面前是烟波浩渺的高邮湖，身旁是“微茫日夜流”的古邗沟故道，身后是浩浩荡荡的京杭大运河。“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”，我坐在这不说话，静静观赏着落日就十分美好。

如果说清晨的高邮湖是一幅水墨画，那么傍晚的高邮湖就是一幅油画。夕阳的余晖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，浮光跃金，静影沉璧。湖边的一切都被夕阳染上了金色，湖水和天空的交界处渐渐被染成了金红色，天空中的晚霞发出绚烂的光彩，这动人的画卷让人目不暇接，灿烂而又近在眼前。当最后一抹阳光消失在水面，远处的湖面显得静谧而又迷人。云霞由绚烂的金红色变成了蓝紫色，渐渐地只有远处的湖面和接近落日的天空还剩下最后的浪漫。

在这里，所有的焦虑和烦恼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，连时间都好像变得缓慢。静坐在岸边，可以听见微风的细语，可以听见音乐的悠扬，也可以听见历史的声音。

青花瓷(外一首)

□ 万煜

该如何把错位的牙齿矫正
掌纹并未给出明示

理想是一尊青花瓷
珍贵、易碎
心火的舔舐让它不那么清白

我不敢给任何一样事物命名
被命名的事物都难以摆脱消逝的命运
然而月光仍旧一寸寸衰老
仿佛十七岁的呐喊都是错觉

我彷徨在所有敞开的路口
凛冬未至
我已有一份下雪的心情

止咳

诗人说，月华如水
于是，我痛饮一江水
却被一条鲈鱼，呛住
我拍打自己的肺部
眼泪，和故乡
一并咳出



祖父的菜园

□ 胡可

孩提时代，一到暑期，父母就把我送至祖父家。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工作忙碌，没有闲时管教我，另一方面是因为二老想念我想念得紧。

自从到了祖父母家，便像摆脱了五指山压迫的孙悟空，追鸡撵狗，拈花惹草，样样不落。便是这样的“猖狂”，祖父却不曾责怪于我。他认为我此番欢快跳脱的样子并不是顽皮，而是孩子的天性。他逢人便说孙女的好。直至今日，我都在怀疑，祖父母是否有些太惯着我了。

七八月的天是过分毒辣的，烈日当空，暑气四漫。炎热的暑气似油画般浓郁，涂抹了整个大地。空气里浮动阵阵热风，难免让人觉得不快。蟋蟀的叶状叭叭地耷拉着，蝉鸣一声比一声高，毫无顾忌地从窗前门间涌了进来。真是聒噪极了！饶是五六时的清晨，也是难捱的。这个时段，祖父已经扛着锄头准备伺弄他的菜园了。

“祖父，我也要。”我怕他不等我，趿拉着拖鞋，拽着他的衣角随他一起去了。

“你看看祖父的菜园子，收拾得可好？”他倚在菜园前的树下，笑及眼底。这一刻，他枣红色的脸上多了几分自己都未意识到的神采。仿佛这一刻，他便是开疆拓土、指点江

山的君王。我当然不会如了祖父的意，不自在地转过身去：“也就，就一般般吧！”

“哈哈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说谎，不讨喜。尝尝祖父种的黄瓜。”他掰了一个尚显青涩的黄瓜，递与我。

“不洗也能吃吗？”我有些迟疑。

“当然能。吃天吃地，吃的就是这一股天然的灵气。”他也啃了一根黄瓜，向我示范着。

我啃了一口，涩极了。虽然青涩，却让人止不住地想吃。我席地而坐，打量着祖父的菜园。明明是大热的天气，缺水干燥，菜园里的蔬菜却长得挤挤挨挨。一茬茬的豇豆疯似地长，细长稠密得如同姑娘家的鬓发，长势喜人。爬满架的黄瓜争相恐后地结，茄子拥挤地垂坠着，地上郁郁葱葱的韭菜一茬接着一茬。绿辣椒鲜艳欲滴，镶嵌其中的红辣椒似灯笼似玛瑙。偶有吹来的晨风，吹动了黏在后背的衣衫。祖父就是这个菜园里的艺术家，种什么，怎么种，都由他说了算。这一方小小的土地，承载了祖父太多的心血。

“吃个瓜。这是咱自己种的。”祖父徒手破开了个瓜，鲜红的瓜瓤袒露出来，吹散了黏人的暑气。

我大口地啃着瓜瓤，贪婪

地吸溜着瓜汁。祖父将一顶草帽扣在我头上，让我坐到阴凉处等他。

可我并不会这般听他话。他给辣椒浇水，我便小步跟着。他停下来，将手中的水瓢递给我，“来，这样舀一勺，然后放心大胆浇。”

我便仔细地浇，努力让每棵辣椒喝饱水。之后我又随着祖父摘了黄瓜、豆角。再之后，他便不让我做些什么了。“小孩子最大的事情就是玩，去旁边玩去吧。”他转身又去忙别的了。我见他不管我，便帮豇豆绑了“头发”。瞧见地上有些洞，我便大胆地将手伸了进去，却屡次空手而归。待我大了些，回想此事，幸运地发现从未碰到过蛇一类的野物，这真是令人十分纳闷。祖父见到后竟也没阻止过我，现在想来，莫不是地鼠、田鼠遗弃的洞穴吧。

阳光直射，我终有些倦了，“祖父，我肚子饿了，该回去了吧。”“这便回。”他应声回我。炊烟飘起来了，灰色的炊烟送来农家大米饭的香。我和祖父加快了回家的步伐。

儿时跟祖父在菜园度过的时光，平凡细碎得就像乡下的满庭月色。偶尔回想，那些回不去的过往早已成为时光长河中最闪亮的珍珠，在记忆中熠熠生辉。



“昨夜清霜冷絮裯”——【宋】钱时
钱新明画